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七十五回 巧遮飾贊見運機心 先預防嫖界開新面

當下我和伯述兩個跟了文琴進去，只見堂屋當中還有一個燈，文琴卻讓我們到旁邊花廳裡去坐。花廳裡先有了十多個客，也有幫著在那裡發給采物的，也有商量配搭贈品的，也有在那裡苦思做謎的。彼此略略招呼，都來不及請教貴姓臺甫。文琴一面招呼坐下，便有一個人拿了三張條子進來，問猜的是不是。原來文琴這回燈謎比眾不同，在門外謎燈底下，設了桌椅筆硯，凡是射的，都把謎面條子撕下，把所射的寫在上面，由家人拿進來。是射中的，即由家人帶贈彩出去致送；射錯的，重新寫過謎面黏出去。

那家人拿進來的三條，我看時，射的是第二條「百合」，第九條「樵」字，第二十條「周瑞」。文琴說對的，那家人便照配了采物，拿了出去。伯述道：「我還記得那外面第一條可是『臨喪不哀』？第五條可是『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』？第十七條可是『五羊之皮』？」文琴拍手道：「對，對！非但打得好，記性更好！只看了一看，便連黏的次第都記得了，佩服，佩服！」說罷，便叫把那幾條收了進來，另外換新的出去，一面取采物送與伯述。家人出去收了伯述射的三條，又帶了四條進來。我看時，是第三條射「非其罪也」，第四條射「當是時也」，第十九條射「以粟易之」，第六條射「此匹夫之勇」。我道：「作也作得好，射也射得好。並且這個人四書很熟，是《孟子》、《論語》的，只怕全給他射去了。」文琴給了贈彩出去。我道：「第十一條只怕我射著了，可是『合肥』？」文琴拍手道：「我以為這條沒有人射著的了，誰記得這麼一個癡肥王約！」我道：「這個應該要作卷簾格更好。」文琴想了一想，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！好個肥合！原來閣下是個老行家。」我道：「不過偶然碰著了，何足為奇。不知第二十一條可是『未飲心先醉』？」文琴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我道：「這一條以《西廂》打《西廂》，是天然佳作。」文琴忙叫取了那兩條進來，換過新的出去，一面又送彩給我。伯述道：「兩個縣名，你射了一個難的去，我射一個容易的罷：第八條可是『陳留』？」我道：「姻伯射了第八條，我來射第十六條，大約是『小心』。」文琴道：「敏捷得很！這第十六條是很泛的，真了不得！」又是一面換新的，一面送彩過來，不必多贅。

文琴檢點了，回道：「《西廂》謎只射了一個。」我道：「我恰好想了幾個，不知對不對。第三十一可是『撒下賠錢貨』？三十二可是『反吟伏吟』？三十三可是『這席面真乃烏合』？三十四可是『只許心兒空想』？」文琴驚道：「閣下真是老行家！堂屋裡還有幾條，一並請教罷。」說著，引了我和伯述到當中堂屋裡去看，只見先有幾個人在那裡抓耳撓腮的想。

擡眼看時，只見：

- 三十五 興，《孟子》—《論語》—
- 三十六 饒，《論語》—《孟子》—
- 三十七 正，《論語》—《中庸》—
- 三十八 諫迎佛骨，《論語》—《孟子》—
- 三十九 屍解《孟子》，二句不連
- 四十、 &~BZIB; (此一點乃硃筆所點)，《孟子》—《論語》—

我們正要再看，忽聽得花廳上哄堂大笑。連忙走過去問笑甚麼。原來第十八條謎面的「宮」字，有人射著了「幹道乃革」一句，因此大眾哄堂。伯述道：「我射一條雖不必哄堂，卻也甚可笑的，那第二十六條定是『眼花撩亂口難言』。」眾人想一想謎面，都不覺笑起來。我道：「請教那第四十條一點兒紅的，《孟子》可是『觀其色』？《論語》可是『赤也為之小』？」伯述不等文琴開口，便拍手道：「這個射得好！我也來一個：第三十八可是『故退之』，『不得於君』？」文琴搖頭道：「你兩位都是健將！」正說話時，堂屋裡走出一個人，拿了第三十五條問道：「《孟子》可是『可以與』？《論語》可是『可以興』？」文琴連忙應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」即叫人分送了彩，又換黏上新的。伯述道：「這一條別是一格。我們射的太多了，看看旁人射的罷。」於是又在花廳上檢看射進來的。只見第七條射了「四方風動」，十四條射了「沒遮攔」，十五條射了「小遮攔」，十三條射了「大雷音」。

我看見第三十七條底下注明贈彩是時表一枚，一心要得他這時表來頑頑，因此潛心去想。想了一大會，方才想了出來，因問文琴道：「三十七條可是『天之未喪斯文也』，『則其政舉』？」文琴連忙在衣袋裡掏出一個時表，雙手送與我道：「承教，承教！這一條又晦又泛，真虧你射！」我接過謙謝了，拿起來一看，卻是上海三井洋行三塊洋錢一個的，雖不十分貴重，然而在燈謎贈彩中，也算得獨豎一幟的厚彩了。伯述看見了道：「你不要瞧他是三塊錢的東西，我卻在他身上賺過錢的了。這東西買他一個要三塊錢，要是買一打，可以打九折；買十打，可以打八折；買五十打，可以打到七五折。我前年買了五十打，回濟南走了一趟，後來又由濟南到河南去，從河南再來京，我販的五十打表，一個也沒有賣去。沿路上見了當舖，我便拿一個去當，當四兩銀子一個也有，當五兩一個的時候也有，一路當到此地，六百個表全當完了，碰巧那當票還可以賣幾百文。我仔細算了一算，賺的利錢比本錢還重點呢。」說笑了一回，又看別人射了幾個，夜色已深，各自散去。

過了幾天，各行生意都開市了，我便到向有往來的一家錢舖子裡去，商量一件事。到得那裡，說是掌櫃的有事，且請坐一坐。原來那掌櫃的姓憚，號洞仙，我自從入京之後，便認得了他，一向極熟的。每來了，總是到他辦事房裡去坐。這一回我來了，舖裡的人卻讓我坐到客堂裡，說辦事房裡另外有客，請在這裡等一等。我只得就在客堂裡坐下。

等了一大會，才見憚洞仙笑吟吟的送一個客出來，一直送到大門口，上了車，方才回轉來，對我拱手道：「有勞久候了，屈駕得很！請屋裡坐罷。」於是同到他辦事房裡去，重新讓坐送茶。洞仙道：「兄弟今年承周中堂委了一個差使，事情忙點，一向都少候；你忖是大量的，想來也不怪我懶。」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得了中堂的差使，一定是恭喜的。」洞仙道：「不過多點窮忙的事罷了；但得有事辦，就忙點也是值得的。」說時，手指著桌上道：「你仔細，這就是方才那個客送我們老中堂的贊見，特誠來煩兄弟代送的，說不得也要給他當差。」我看那桌上時，擺著兩個柴檀木匣子。我走過去揭開蓋子一看，一匣子是平排列著五十枝筆，一匣子是平列著十錠墨，都是包了金的。我暗想雖是送中堂之品，卻未免太講究了。墨上包金，還有得好說；這筆桿子是竹子做的，怎麼都包上金呢，用兩天不要都掉了下來麼。一面想著，順手拿起一枝筆來看，誰知拿到手裡，沉甸甸的重了了不得，不覺十分驚奇。拔去筆套一看，卻又是沒有筆頭的，更覺奇怪。洞仙在旁呵呵大笑道：「我要說一句放恣的話，這東西你忖只怕是頭一回瞧見呢！」我道：「為甚麼那麼重？難道是整根是金子的麼？」洞仙道：「可不是！你仔細瞧那墨麼？」我伸手取那墨時，誰知用力少點，也拿他不動，想來自然也是金子了。便略為看了一看，仍舊放下道：「這一份禮很不輕。」洞仙道：「也不很重。那筆是連筆帽兒四兩一枝（京師人呼筆套為帽），這墨是二十兩一錠，統共是四百兩。」我道：「這又何必。有萬把兩銀子的禮，不會打了票子送去，又輕便，在受禮的人，有了銀子，要甚麼可以置辦甚麼。何必多費工錢做這些假筆墨呢，送進去，就是受下他來，也是沒用的。」洞仙呵呵大笑道：「我看天底下就是你忖最闊，連金子都說是沒用的。」我道：「誰說金子沒用，我說拿金子做成假筆墨，是沒用的罷了。」洞仙道：「那麼你忖又傻了。他用的是金子，並不用假筆墨。我也知道打了票子進去最輕便的，怎奈大人先生不願意擔這個名色，所以才想方做成這東西送去；人家看見，送的是筆墨，很雅的東西，就是受了也取不傷廉。」

我道：「這是一份贊禮，卻送得那麼重！」洞仙道：「凡有所為而送的，無所謂輕重，也和咱們做買賣一般，一分行情一分貨。你還沒知道，去年裡頭大叔生日，閩浙蕭制軍送的禮，還要別緻呢，是三尺來高的一對牡丹花。白玉的花盆，珊瑚碎的泥，且不必說；用了一對白珊瑚作樹，配的是瑪瑙片穿出來的花，蔥綠翡翠作的葉子，都不算數；這兩顆花，統共是十二朵，那花心兒卻是用金絲鑲了金鋼鑽做的，有人估過價，這一對花要抵得九萬銀子。送過這份禮之後，不上半年，那位制軍便調了兩廣總督的缺。

最苦是閩漸，最好是兩廣，你想這份禮送得著罷。」我道：「這一份筆墨，又是那一省總督的呢？」洞仙道：「不配，不配！早得很呢！然而近來世界，只要肯應酬，從府道爬到督撫，也用不著幾年工夫。你寧也弄個功名出來幹罷！」我笑道：「好，好！趕明天我捐一個府道，再來托你送筆墨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我便和他說了正事，辦妥了，然後回去。

回到家時，恰好遇見車文琴從衙門裡回來，手裡拿了一個大紙包。我便讓他到我這邊坐。他便同我進來，隨意談天。我便說起方才送金筆墨的話。文琴忙問道：「經手的是甚麼人？」我道：「是一個錢鋪的掌櫃，叫做憚洞仙。」文琴道：「這等人倒不可不結識結識。」我笑道：「你也想送禮麼？」文琴道：「我們窮京官不配。然而結識了他，萬一有甚麼人到京裡來走路子，和他拉個皮條，也是好的。」

說話時，桌上翻了茶碗，把他那紙包弄濕了，透了許久，方才覺著。連忙打開，把裡面一張一張的皮紙抖了開來，原來全是些官照，也有從九的，也有未入流的，也有巡檢的，也有典史的，也有把總的。我不覺詫異道：「那裡弄了這許多官照來？」文琴笑道：「你可要？我可以奉送一張。」我道：「這都填了姓名、三代的，我要他作甚麼。」文琴道：「這個不過是個頑意兒罷了，頂真那姓名做甚麼。」我道：「奇極了！官照怎麼拿來做頑意兒？這又有什麼頑頭呢？」文琴道：「你原來不知道，這個雖是官照，卻又是嫖妓的護符。這京城裡面，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，甚麼王公、貝子、貝勒，都是明目張膽的，不算犯法；惟有妓禁極嚴，也極易鬧事，都老爺查的最緊。逛窯姐兒的人，倘給都老爺查著了，他不問三七二十一，當街就打；若是個官，就可以免打；但是犯了這件事，做官的照例革職。所以弄出這個頑意兒來，大凡逛窯姐兒的，身邊帶上這麼一張，倘使遇了都老爺，只把這一張東西繳給他，就沒事了。」我道：「為了逛窯姐兒，先捐一個功名，也未免過於張致了。朝廷名器，卻不料拿來如此用法！」文琴道：「誰捐了功名去逛窯姐兒！這東西正是要他來保全功名之用。比方我去逛窯姐兒，被他查著了，誰願意把這好好的功名去幹掉了。我要是不認是個官，他可拉過來就打，那更犯不上了。所以備了這東西在身邊，正是為保全功名之用。」我道：「你弄了這許多來，想是一個老嫖客了。然而未見得每嫖必遇見都老爺的，又何必必要辦這許多呢？」文琴道：「這東西可以賣，可以借可以送，我向來是預備幾十張在身邊的。」我道：「賣與送不必說了，這東西有誰來借？」文琴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東西不是人人有得預備的。比方我今日請你吃花酒，你沒有這東西，恐怕偶然出事，便不肯到了；我有了這個預備，不就放心了麼。」一面說話時，已把那濕官照一張一張的印乾了，重新包起來。又殷殷的問憚洞仙是那一家錢鋪的掌櫃。我道：「你一定要結識他，我明日可以給你們拉攏。」文琴大喜。到了次日，一早就過來央我同去。我笑道：「你也太忙，不要上衙門麼？」文琴道：「不相干，衙門裡今日沒有我的事。」我道：「去的太早了，人家還沒有起來呢。」文琴又連連作揖道：「好人！沒起來，我們等一等；倘使去遲了，恐怕他出去了呢。」我給他纏的沒法，只得和他同去。誰知洞仙果然出門去了。問幾時回來，說是到周宅去的，不定要下午才得回來。文琴沒法，只得回去。

我卻到伯述那裡去有事。辦過正事之後，便隨意談天。我說起文琴許多官照的事，伯述道：「這是為的從前出過一回事，後來他們才想出這個法子的。自從行出這個法子之後，戶部裡卻多了一單大買賣，甚至有早上填出去的官照，晚上已經繳了的，那要嫖的人不免又要再捐一個，那才是源源而來的生意呢。」

我道：「從前出的是甚麼事？」伯述道：「京城裡的窯姐兒最粗最賤，不知怎麼那一班人偏要去走動，真所謂逐臭之夫了。有一回，巡街御史查到一家門內有人吵鬧，便進去拿人。誰知裡面有三個闊客：一個是侍郎，一個是京堂，一個是侍講。一聲說都老爺查到了，便都嚇得魂不附體。那位京堂最靈便，跑到後院裡，用梯子爬上牆頭，往外就跳。誰知跳不慣的人，忽然從高落下，就手足無措的了，不知怎樣一閃，把腿跌斷了，整整的醫了半年才得好，因此把缺也開了。那一位侍郎呢，年紀略大了，跳不動，便找地方去躲，跑到毛廁裡去，以為可以躲過了；誰知走得太忙，一失腳掉到了糞坑裡去，幸得那糞坑還淺，不曾占滅頂之凶，然而已經鬧得異香遍體了。只有那位侍講，一時逃也逃不及，躲也躲不及，被他拿住了，自己又不敢說是個官；若是說了，他問出了官職，明日便要專折奏參的，只得把一個官字藏起來。那位都老爺拿住了，便喝叫打了四十下小板子。這一位翰林侍講平空受此奇辱，羞愧的無地自容，回去便服毒自盡了；卻又寫下了一封遺書給他同鄉，只說被某御史當街羞辱，無復面目見人。同鄉京官得了這封書，便要和那御史為難。恰好被他同嫖的那兩位侍郎、京堂知道了，一個是被他逼斷了腿的，一個是被他逼下糞坑的，如何不恨，便暗中幫忙，慫恿起眾人，於是同鄉京官斟酌定了文飾之詞，只說某侍講某夜由某處回寓，手燈為風所熄，適被某御史遇見，平日素有嫌隙，指為犯夜，將其當街笞責云云。據了這個意思，聯銜入奏。那兩位侍郎、京堂，更暗為援助，鍛鍊成獄，把那都老爺革職，發往軍臺。這件事出了以後，一班逐臭之夫，便想出這官照的法子來。」正說得高興時，家裡忽然打發人來找我，我便別過伯述回去。

正是：只緣一段風流案，斷送功名更戍邊。不知回去之後，又有甚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